

## 盲人與導盲犬

祀昭安/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

上網查導盲犬資料顯示，目前美國有一萬隻導盲犬，英國有四千隻，德國有一千一百隻，日本有九百隻，法國有六百隻，澳大利亞有五百隻。此外，日本有八個導盲犬協會團體，資金百分之九十都是仰賴募捐。前些年台灣也成立了「台灣導盲犬協會」和「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」。

本人1997年到日本旅遊，因為教授「定向行動(orientation & mobility)」課程之需要，順便購買一些視障教育書籍，其中一本是「導盲犬」，看日本人把一隻拉不拉多幼犬訓練成導盲犬的「導盲犬寫真」書籍，覺得十分有創意。隨後觀賞以導盲犬為主角的「伴我向前行」影片，對導盲犬又有不同的評價，尤其前些年「再見了可魯」的影片，更令人對導盲犬有更深層的認識。

我以前教過的學生月惠，為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拍了一部「推動視障者使用導盲犬—愛與信任篇」，效果不錯，該宣導短片由名導演蔡明亮拍攝，全片聚焦於視障者月惠與導盲犬Misty之間的情感互動，深刻傳達視障者與導盲犬之間「愛與信任」的精神。而前不久來師大特教系修習碩士班課程的學生中，有兩位也帶著導盲犬前來修課，因此讓我再度對導盲犬產生更多的關愛之情。

通常導盲犬出生後兩個月，會被送到寄養家庭直至滿一歲，再被送回訓練協會接受基礎訓練，及格的狗再接受約半年的集訓，畢業後的導盲犬必須再與視障者在協會內進行至少四週的集訓。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跟飼主平起平坐，很多飼主會在這個階段禁不住嚴格訓練而自動棄權，因為即使是全盲，也得學會為狗狗洗澡、梳毛、餵飯、處理糞便等等，辦不到的話，就無法與狗狗建立信賴關係。退休後的導盲犬，多被送到義工家庭終其一生，至於不及格的候補犬也都被送到義工家庭當寵物。

只要是盲人年齡在18-55歲間，具有生活自理及定向行動能力，即可申請導盲犬，訓練一隻導盲犬的費用大約七十五萬元，因此當研究生帶導盲犬來課堂時，我都會和他們開玩笑說他的導盲犬比我的「TOYOTA」還貴。

有時候因為上課太投入，忽略了下課鐘聲，這時候導盲犬常會自動站起來抖動身體，我才驚覺已經下課。而和視障研究生meeting時，多會選擇在西餐廳，而很多西餐廳也多會拒絕攜帶動物入內，因此事前和餐廳溝通時，都會詢問「可不可以攜帶導盲犬入內」，並補充一句「它不是普通的狗」。大部分的餐廳都允許我們一群人加上一隻導盲犬，但偶而也會碰上不喜歡狗狗的臨座客人，擺出一付不屑和不耐煩的表情。

研究生柯明棋，他夫妻倆都屬於視障，他雖然申請了一隻導盲犬，但他太太卻無法和他一同享受該導盲犬的引導，前些年他的第一隻導盲犬Aggie服務八年退休，再度申請一隻Onor，同時把Aggie 交由一位醫師領養，且據說每次Aggie回去重敘舊緣時，會和新的導盲犬有爭風吃醋情況。至於柯明棋首次帶導盲犬外出時，發現Aggie竟然停滯不前，原來是有一群野狗擋路，因此導盲犬也須要

鼓勵和給予勇氣。

我曾邀柯明棋帶Onor向學生解說導盲犬的三不原則「不能哄、不能摸、不能給狗狗喂東西吃。」，講演結束後學生要求和他們合照，柯明棋說那我站哪個位置？學生竟回答說我們只和Onor合影，所以柯明棋只能長嘆「唉！人不如狗」。我爲了緩和氣氛，要求和他以及Onor一起合影。

導盲犬十分乖巧，牠們都站在視障者的左邊，上課時不會亂吼亂叫，但當我不小心踩到牠的尾巴時，牠也會以叫聲提醒我不可造次。我曾問學生「究竟是導盲犬帶視障者去7-11或視障者帶導盲犬去7-11？」把學生給搞糊塗了，但當展示一幅國外漫畫「一位視障者帶導盲犬逛百貨公司，上了樓之後一把抓起導盲犬尾巴甩了幾圈，當服務員前來詢問是否需要協助時，視障者回答說謝謝，我只是四處看看而已」，很傳神說明其實導盲犬只是盲人的眼睛，盲人本身要有定向行動能力，而導盲犬只負責避開障礙物。

導盲犬將視障者視爲一體，因此牠顯示出貼心的一面，當路的寬度無法同時通過牠們兩位個體時，牠就會停下來，更神奇的是當視障者快碰上高度過低的通路時(如：遮雨棚的架子)，牠也會停下來，因此「狗眼看人低」不適用於導盲犬。

目前視障者和導盲犬比較無法忍受的事情，應該是外出時常會有人會驚叫「可魯！可魯！」，牠們雖然都是拉不拉多，或者都是導盲犬，但牠們的名字並不是全叫作「可魯」。



圖 1 惠光導盲犬協會為視障教育教師示範導盲犬



圖 2 視障者為導盲犬安上導盲鞍



圖 3 服勤中的導盲犬



圖 4 視障者為導盲犬卸下導盲鞍



圖 5 下班後的導盲犬



圖 6 台灣第一隻導盲犬 Aggie 專書



圖 7 本人與柯明棋和他的 Onor 合影